

世界终将
如你所愿

著 赵晨菲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悲喜情愁？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瑰丽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既能看到草长莺飞、鲜花盛开，
也能看到严寒酷暑、草木凋零。

世界终将
如你所愿

著 赵晨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终将如你所愿 / 赵晨霏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143-6827-7

I. ①世…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9816号

世界终将如你所愿

作 者 赵晨霏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市兴雅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5千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827-7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赵晨霏，教育硕士，特级教师，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起点中文网签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网络笔名闲忙如影，作品有《梦幻人生壹》《美女有罪》《色釉》等；儿童文学作品散见于《少年文艺》《少年时代》《意林》等。

总 策 划：◆ 天恒仁 文化品牌

选题策划：潘 洁 吴秀娟

责任编辑：杨学庆

封面设计：胡金霞

世界终将会如你所愿

吉珂
2017.7.13

目 录

第一节 枯木欲逢春

天快塌了	002
江湖医生	014
憋屈的心灵	019
工作工作	021
拒绝生命的际遇	024

第二节 更新的生命

高升一阶	028
缺憾也是一种美	034
可以改变自己	040
三味人生	045
回头是岸	049

第三节 膨胀的野心

点一盏明灯	052
人生像钟摆	058
爱有渊源	063
超生的感觉	065
全世界的痛	070

第四节 生命与高度

生活就像淘汰赛	076
对自己充满信心	080
改变是一种修行	086
为什么不是我	093
不负光阴	096

第五节 心想而事成

书写，可以忘却	101
灵魂是不可测的	105
做一个行动者	109
沉痛的思索	116
我们一直在奔跑	119

第六节 转身的靓丽

生活在“天堂”里	123
不能忘却的“美好”	127
比未知更可怕的是预知	13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35
心有多宽理想就有多大	138

第七节 拨云见日出

爱自己多一点	146
与人为善最利好身体	150
不设终点的栈道之旅	155
更上一层楼	158
潜能究竟有多大?	162

第八节 潜能与发展

“马太效应”	165
高处不胜寒	169
付出就有收获	173
写意人生	177
幸运之神眷顾勇者	180

第九节 遇见未知的自己

浮生若茶，甘苦一念	185
人都有修道的潜质	190
遗传是很可怕的	194
心中永远的疼痛	199
态度决定一切	205

第十节 身体知道答案

类似“冥想”的方法	208
医生的作用	213
所谓“心想事成”	216
养生秘籍	218
睡眠是身体的保障品	222
锻炼是身体的“护驾品”	226
结束语 来日许方长	234

世界终将如你所愿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悲喜情愁？恐怕无人知晓。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瑰丽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既能看到草长莺飞、鲜花盛开，也能看到严寒酷暑、草木凋零。每一种不可或缺的景色，叠加成人生的色泽。生命景致日新月异，是一种平凡的美丽。然而，长途跋涉久了，极有可能撞见“异域风情”，那会撼动生命存在的意义，甚至是存在的决心。但是，当越过那些山峦沟壑、趟过那些江河流水，你会推开另一个世界之门，你会捕捉到另类人生，享受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美好。

第一节 枯木欲逢春

医生的话对病人而言，可能是“促死咒语”，也可能是“金玉良言”；可能是“催命符”，也可能是“还魂丹”。一切取决于医生想怎么说，病人想怎样听。

天快塌了

治病此词，指的应该是从肉体到心理的双重医治。

人生走过四十余年，却有二十年在抗争，与病魔做着殊死搏斗，就像过去的抗日游击战，此起彼伏。

过去的四十余年，有多少次进医院我已无法统计。在青春靓丽的人生旅途里，在奋斗不止的长途跋涉中，病痛一直就是一个忠实的伴随者。可我很庆幸，经过了那么长久的磨砺与摧残，现在依然活蹦乱跳，真是奇迹。

我一直不想提笔写自己的故事，总怕写完自己故事的日子，就是生命终止的那天。

从支气管腺瘤做纤支镜手术，到肺小细胞瘤砍断一根肋骨截

掉两页肺，再到肺癌晚期，而后治愈，似乎二十年就那么一瞬。

还记得查出肺癌晚期时，那个如天使般的“江湖医生”在我心中留下的五年期，那个让我一直坚持的目标已实现好几年了，如今矫健如初的我心头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才是我生命真正意义的一次开始，感觉已经没有胆怯。最恐惧的日子已经过去，我已经不需要再在过去的担忧中度日。

“肺癌”这个词，写在自己的病历单上时，恐怕大多数病人都会害怕。如果写成“lung cancer (LC)”或“肺Ca”时，我想大部分不识英文的病人就不会那么恐惧了。

但我是众多的肺癌患者中的少数例外，因为，我是英语老师。所以，我遭遇了比普通大众更多一点时间的煎熬。

一个人认不清自己时，活着是懵懂的，也不会很恐惧。

活到24岁时才知道，原来我是一个先天性残疾人——肺发育不完全；25岁时患支气管腺瘤，28岁查出肺小细胞瘤，终于把自己变成了后天性残疾人——割掉了两页发育不完全的肺。本以为，舍去两页肺与一根肋骨能换来余生的安宁，但事与愿违。2006年，上班途中骑脚踏车把手臂摔断了，于是残疾从内部终于凸显到了外面。这还不算最大的打击，末日般袭击自己的，还是2007年暑假我跨进医院查出肺癌晚期的那一天。

舍掉肺的原因是长了肺小细胞腺瘤导致肺不张。“小细胞腺瘤”这个词我也没有太在意，为我做手术的医生同学曾笑着说，你那肺本来就是多余的，割掉绝不影响呼吸。所以，我一直坚信，自己还是一个正常人。

但是，跨进医院，我终于坠落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一日艳阳高照，一个好朋友听说我要去检查身体，还特意叫了一辆车送我。对于经济拮据的我们来说，那是值得感恩

的事情。

一路风景并不好，夏日炎炎惹人昏昏欲睡，到达医院时，我才强打精神，抖擞一番去挂号见医生。

医生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专家，她简单询问了我的病史后就撂给我一张单子：去做个全面检查。

检查并不是第一次，但这次，我没来由地胆怯，因为我的病因是咳血。

老公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那一刻也有点儿心事重重。不过，很快他就调整了心态，又开始编笑话逗我。

我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女人，少有风情万种的时候，严厉的家教与一直以来的好学生、好教师形象，让我总显得循规蹈矩、少年老成。

在去CT室的途中，老公强势地摸了我一把，美其名曰：“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一摸。”

我属虎，此刻却没有光鲜的虎威。

我含羞带嗔地怒视：“你丫的，找虐啊？”

一路嬉笑到达CT室时，心情没来由地又紧了紧。好多人啊，悬着的心被同类们那忧郁的表情送到了嗓子眼儿上。

很想告诉老公我害怕，但看到他强装笑脸的样子，我也只好咽了咽唾沫笑：“哇，好多伙伴啊。”

他撸了撸我的头发，我更加骄傲地把马尾束往身后甩了甩，那是我最骄傲的资本。黑而亮的齐腰长发，也是唯一让我感觉自己像淑女的标志。

等待是漫长的。三十几岁的人，在众多的病患之友面前，怎么也想表现稳重。所以，我们一直站在旁边看着进进出出的影子，或悲或怜，偶尔无话找话搭上一两句。

好不容易等到我体检了，有一种进入鬼门关的感觉。CT机那偌大的滚筒就像科幻小说里记载的那些时光机，让我幻想它会把我带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或许还会让我改头换面身强体壮。

不过，医生在几十秒后让我快下来的话，令我立即清醒过来，我还活在地球上，我还要继续现实的生活。

大医院的检查是很耗时的。我们被告知要第二日下午才能得到结果。之前的就医经验让我们也没有什么失落，反倒是觉得终于有了点时间可以到处看看。

我是五进这所医院了。第一次查出腺瘤就是在这里做纤支镜手术完成的。之前在县医院没有检查出来的病因，终于搞清楚了。也生平第一次挺过了手术管从鼻孔进入气管的难受，那是一种肉体被侵略的强烈排斥感觉。

医院的山很高、很大、很美。我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上，郁郁苍苍的树木傲然屹立于山林间。山上人烟稀少，我们有步入世外桃源的惬意。

风景之美只在依稀间，很快，还是又回到病魔这个话题上。若干论战后，老公终于说服我当日就住进医院。

于是，昏昏糊糊之间，我们已经赶到了住院部的内科。到达这里冒进脑袋的第一个词是：蜗居。

住院部大楼的过道上密密麻麻排满了病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胖胖瘦瘦，全部都用木讷、惶恐、绝望、同情的眼神盯着我挪到一张刚刚空出来的过道病床上。

过道很挤，病人就像非洲难民一样抱被或卧或坐。我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尽管医院那消毒水的味道并不好闻。

护士过来给我做常规检查，往那病床一躺，还真有大病来临的感觉。漂亮的女护士离开时，老公调侃一句，是不是美女都很

冷冽啊？护士小妹妹终于被老公逗笑而去。

轻松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楼道尽头那加护病房里突然传来一阵号哭，把过道里本来还算安静祥和的局势一下就打破了。邻床一个老太太哀叹一句：“怕是又有一个人上天了。”

我想到了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大作《卖火柴的小女孩》，一颗星星落下来，就有一个灵魂要到上帝那儿去了。过道上看不到星星的陨落，但悲恸的哭声传递着有人赶着去见上帝了。

很快几个绿衣工人推着担架从电梯里出来，他们进了那重症监护室，里面的场景不言而喻。我一直呆坐在床头没有动，怔怔地盯着那走廊尽头。

监护室里家属的哭声、吵嚷声盖过了医生的劝解声。我被他们闹哄哄的声音刺得脑袋快速运转，如果有一天我也进了那重症室，如果有一天我也被担架……

没有给我过多时间想象，监护室里推推搡搡一群人终于把病人弄了出来。担架上病人的遗体被白布覆盖，不知是男是女。那一刻，我心中没来由地塞得很紧，有种呼吸被堵的感觉，眼泪不自主地一涌而出，击垮了我刚才还极力克制的神经，一种垂死挣扎的恐惧油然而生。

老公伸手拍了拍我。我的眼睛已经迷糊，看不清那尽头一群人是怎么把那具遗体推进电梯的。

“死了好，死了不用受折磨。”邻床一个三十余岁的男人喃喃自语，那声音似幽灵，在寂静的过道上又似扔下一磅炸弹。

“生命诚可贵。”我缓缓回过神来，不就是一个人死了吗？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爱情价更高。”老公在一旁补充，我被他的话逗笑了。虽然笑是酸涩的，可心脏的温度总算略有回升。

很快，人们不再关注那个话题，一切又恢复有序状态。

晚上，我与老公一起躺在病床上，虽然有点挤，有点热，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样节约点钱也是很好的。

第二天很早我就醒了，比我早起的病人很多，我想他们或许知道了检查结果睡不着吧。

对面床上的那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已经与我老公聊得火热。原来他是一个长途汽车司机，某天因为同伴不在，他冒着感冒多开了四五个小时的车，导致他咳嗽不止，到这里查出肺上有阴影。

我想到自己以前在县医院，一直把肺小细胞腺瘤当肺炎医治，心头就来火，要不是医生误诊延误病情，我也不会舍去两页肺的。

不过，木已成舟，怨恨已经没有办法。

医生来查房，我这状况让那个主任的小眼睛更加眯小了。我的心头又紧了几分，看来不是好兆头啊。

果然，不一会儿，那个漂亮女护士又送来几张检查单子。

望着大大小小四五张单子，我的心头是惊恐的。除了怕查出什么，最大的问题是，这检查费又得花多少啊？

我们这次只带了几千块钱，没打算要住多久的，那已经是我们的所有积蓄。

老公不等我多想，拉着我就闪出了狭窄的过道病房。

居然又要做纤支镜手术，想着这个我就头皮发麻。可还是在极度恐惧与紧张中完成了。

看着那么多与我一样遭受同样苦楚的病友，心里是很平衡的。

天下与我一样备受煎熬的人多着呢。尤其看到那些比我还年轻的病友，被搀扶进来也要做同样的手术时，心里就更加地平衡和安静了。

送检纤支镜留样时，有些问题难住了我与老公。医生说的学